

時報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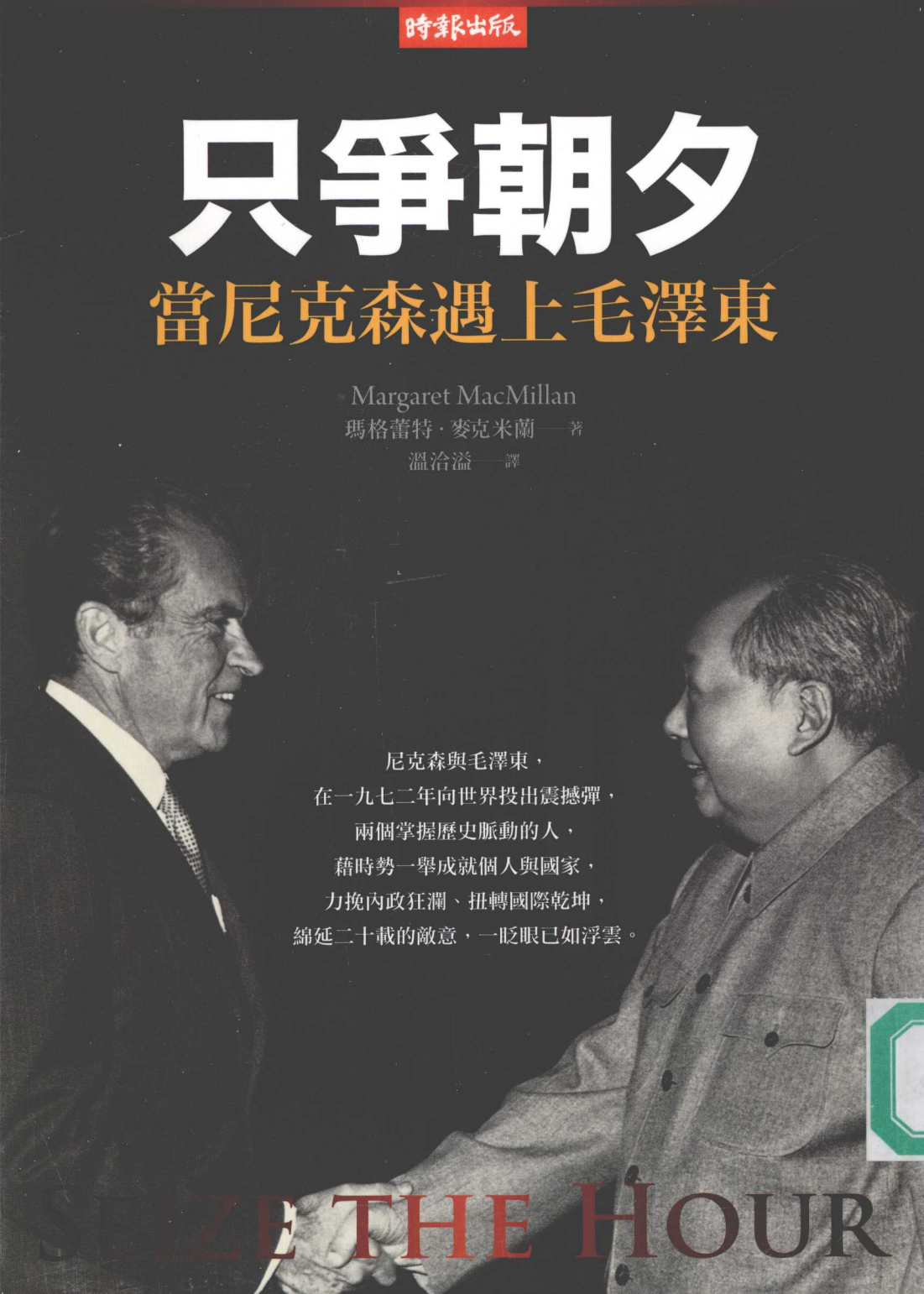
只爭朝夕

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

Margaret MacMillan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著

溫洽溢——譯



尼克森與毛澤東，
在一九七二年向世界投出震撼彈，
兩個掌握歷史脈動的人，
藉時勢一舉成就個人與國家，
力挽內政狂瀾、扭轉國際乾坤，
綿延二十載的敵意，一眨眼已如浮雲。

SEIZE THE HOUR

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

Seize the Hour: When Nixon Met Mao

作者——瑪格蕾特·麥克米蘭 (Margaret MacMillan)

譯者——溫洽溢

主編——李國維

責任編輯——葉品岑

美術設計——張瑜卿

執行企劃——林貞嫻

校對——李國維、溫洽溢、葉品岑

董事長——孫思照

總發行人——莫昭平

總編輯——林馨琴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二三一七〇五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三〇四七一〇三

郵撥——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一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箱——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 /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 (Margaret MacMillan) 著；溫洽溢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1.02

面：公分。-- (歷史與現場；192)

譯自：Seize the Hour: When Nixon Met Mao

ISBN 978-957-13-5334-0(平裝)

1. 中美關係 2. 美國外交政策

578.522

100000190

SEIZE THE HOUR by Margaret MacMillan

Copyright © 2006 by Margaret MacMill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rgaret MacMillan c/o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5334-0

Printed in Taiwan

只爭朝夕

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

Margaret MacMillan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著

溫治溢——譯



SEIZE THE HOUR
WHEN NIXON MET MAO

目次

序言	——	004
第一章	啓程	—— 011
第二章	抵達	—— 029
第三章	周恩來	—— 039
第四章	釣魚臺國賓館	—— 055
第五章	與毛會晤	—— 075
第六章	毛澤東	—— 089
第七章	長期冰封	—— 107
第八章	衝破格局	—— 123
第九章	北極熊	—— 137
第十章	觥籌交錯	—— 157

第十一章	展開行動	171
第十二章	祕密訪問	195
第十三章	準備就緒	217
第十四章	言歸正傳	239
第十五章	絆腳石：臺灣	253
第十六章	中南半島	269
第十七章	霍德曼的傑作	279
第十八章	觀眾的反應	295
第十九章	上海公報	307
結語		326
附錄：	《上海公報》	344
注釋		349
參考書目		379
		391

序言

二十五年前一個凜冽的二月破曉，尼克森步入毛澤東北京的書齋。隨後尼、毛的對話，因傳譯員居間穿梭而滯礙，斷斷續續。尼、毛雖非故舊，但彼此並不陌生，可想而知，兩人對話的內容不出互表榮幸，互道恭維。尼、毛提到他們的共同老朋友：遠在臺灣、另一個中國的總統蔣介石，以及玉成這場會面有功的前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Yahya Khan）。尼、毛稍微談及兩國同仇敵愾的蘇聯。他們兩人還語帶諛諧，出言調侃隨尼克森同行的季辛吉，但對話的氣氛大體上是嚴肅的。

尼克森有意引出他念茲在茲的事，不過毛澤東卻總是岔開話題，虛無飄渺地高談他所謂的「哲學」問題。一小時過去了，毛澤東看看手錶，示意已談論得夠久。再次客套一番後，尼克森便退出毛澤東的書齋。尼、毛的發言內容均未超出對方意料之外，也沒有獲致重大結論。然而，這場對談卻是近幾年來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尼克森總統與毛澤東主席了然於胸，他們在一九七二年的那天創造了歷史。他們兩人深知，這次會晤、乃至尼克森這整趟中國行的重要性，正是那悠遠的寓意。尼克森畢竟是首位造訪中國的美國總統，從而終結兩國長期孤立的互不承認狀態。這是一場撼動冷戰格局的大地震，突顯東方集團不再頑固抗拒西方。

尼、毛談論的焦點之一是往事：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權之後造成兩國對峙的諸多事件和議題。他們還暢談政治，提到尼克森遭自家陣營右派分子的掣肘，以及民主黨人對他的共和黨政府的圍剿，還有邇來中國內部的波濤洶湧，據稱毛澤東欽點的接班人林彪圖謀發動政變。但尼、毛並未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上多費唇舌，這場運動始於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呼籲青年破除窠臼，舊價值觀、古老傳統，甚至老人，全在粉碎之列。尼克森像個糾纏不休的訪客，一再嘗試把對話拉回他所關切的議題，譬如，亞洲乃至全世界未來的權力平衡，毛澤東這位和藹的東道主則不願隨尼克森的話題起舞，始終泛泛而談。禮貌性的話別後，尼、毛都以爲幾天後兩人將再會晤。事實上，那次後來他們就沒再見面了，直到尼克森二度造訪中國才遂其所願。

國際關係本就側重條約、軍備控制、經濟架構、國際法院的仲裁、雙邊或多邊協商，但也講究身段姿態。互換使節、公開聲明、官式訪問，在在攸關國家的自我認知及對他國的定位。儘管這場會晤本身，以及隨後尼克森逗留中國的這一週，只是重新確認已事先協商的內容，不過雙方也有意藉由這次訪問，彰顯中美關係、乃至亞洲與西方世界漫長且風波不斷的關係，已邁入新的紀元。尼克森訪問中國震撼了日、臺等美國盟邦，讓中國爲數不多的友邦心生不快，蘇聯則是感到忐忑難安。我們所要追索的正是其中的底蘊。

中國與西方、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幾經重大轉折。早在北美十三州反抗大英帝國之前的悠遠歷史，中國已取道中亞、透過貿易的方式與羅馬帝國間接接觸。在歐洲中世紀時，少數勇氣卓絕或暴虎馮河的旅人，包括馬可波羅在內，設法循陸路千里跋涉，想要親眼見識中國神州。踵繼其後的耶穌會傳教士，前往中國勸化朝廷王公大臣改宗天主教，結果他們自己反倒穿扮起中國士大夫的裝束。跟在傳教士之後的是商人，在中國人眼裡，他們的莽撞行徑與土匪並無二致。這些洋商成群雲集在華南沿海，爭相採購中國的絲、茶葉、瓷器——最後洋商拿鴉片賣給中國人，以扭轉嚴重失衡的貿易逆差。美國商人熱切地恭逢其盛；來華傳教士中亦不乏欲拯救中國靈魂的美國人。

迄至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仍志得意滿的把洋人視為化外之民，彷彿能夠親近「中央王國」(Middle Kingdom)，享受它鬼斧神工的產品，是他們莫大的殊榮。後來，西方強權挾其工業革命的成果，強行闖進神州大地，最終幫助摧毀其帝國舊秩序，從而收斂、粉碎（儘管還是難以根絕）中國人夜郎自大的傲慢心態。及至十九世紀末，統治中國的清王朝時勢日蹙，中國恐有淪為列強殖民地而灰飛煙滅之虞。

美國是毒瘤的一部分，但有時也會釋放善意。它幫助中國免遭列強瓜分殆盡的命運。美籍傳教士積極投入籌建學校、醫院，對四面楚歌的中國，提供美國本土漸次湧現的援助。儘管如此，美國國內尚存在另一種迥異的中國觀，脫胎自「黃禍」的古老明訓，即東方世界企圖顛覆美國強權和美國人生活模式的大陰謀。迄今為止，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仍舊擺盪在著迷、憐憫和疑懼、嫌惡的兩極之間。

中國人對美國的態度也歷經類似的演進，從猜疑、敵視到對美國價值觀（如民主）的欣賞。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是中國的盟邦，兩國聯手抗擊竊占泰半中國領土的日本。大戰結束之後，美國從援助中國陷入支持國民黨、打擊中國共產黨的泥淖。當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贏得內戰，他們有千百個理由疑慮、憎恨美國人。這樣的情緒在中、美兩軍於韓戰期間對壘時，進而升高為公開的叫囂。

自此之後，雙方彼此猜忌，無意彌補隙罅。中國新聞媒體和官方譴責美帝國主義。中國學童向滿口獠牙、涓滴著無辜鮮血的「山姆大叔」像丟擲小布袋，中國各大街頭廣場則布滿仇恨抗議的巨幅標語。美國不甘示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美國支持偏安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以及其代表全體中國的荒謬聲明，阻撓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在奧林匹克競技場上，代表中國的是來自臺灣的運動員。美國總統時常語帶輕蔑地談論紅色政權，並沿用盟邦臺灣的說法，稱呼中國首都北京為北平。

雙方偶爾會釋放出善意的風向球，以化解日趨沉悶、令人厭煩的僵局，但最後總是橫生枝節。美國飛行員從事間諜任務飛越中國領空遭擊落；中國外交官員變節叛逃；諸如此類的事件，往往讓謾罵聲浪又重起大作。然後，一九六〇年代的兩起事件，更是令中、美原本冰封的關係雪上加霜。首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駐外人員全受召回國，以淨化他們的階級立場，中國因而幾無外交可言。其次，美國一頭栽進越南內政。隨著美軍大舉增援南越，以及美國空軍狂轟濫炸北越，中國不得不力挺盟邦北越，出面與敵人斡旋。

一九六〇年代的尾聲帶給中、美及兩國領導人莫大震撼，一種新的現實主義觀孕育而生。中國人，尤其重要的是毛澤東本人，體認到中國在世界上的孤立無援。中國的所有鄰國之中，僅巴基斯坦

友善以待，蘇聯則是虎視眈眈，在兩國邊界部署數量龐大的重兵，並明言不排除對中國動用核子武器。美國雖不像中國孑然孤立，但也才剛認清自己並非全無弱點。越南一事讓美國國內紛爭不已、歧見叢生；在海外，無論敵友，也都懷疑美國身為超級強權的國威究竟如何。

尼克森總統與毛主席總是自認居功厥偉，終結了兩國的荒唐對峙。他們的確有所貢獻，但功勞絕不該讓這兩人獨攬。就時機而論，雙方對彼此採取行動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刻。兩國內部都有強力聲浪，認為建立關係可讓彼此受惠，即便關係冷漠也勝過持續的互不承認。兩造都可以對方為牌，來對抗他們共同的敵人：蘇聯。

但中美兩國要盡釋前嫌談何容易。歷史，特別是最近的歷史，還在從中作梗。民族自尊仍是難以逾越的鴻溝。美國往往自比為山陵上的光明之城，有管理社會和經濟的靈丹妙藥，其所孕育的價值觀普遍符合人類需要。中國人的認知也不遑多讓。倘若傳統中國王朝以世界中心自況，睥睨其他蠻夷之邦，新興的共產黨政權即以世界的革命先鋒自詡，毛澤東思想乃是引領未來的唯一明燈。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中國行的布局，前後歷時共三年，三年來不斷旁敲側擊，小心翼翼地釋出不總是被接收的訊息，迂迴接觸，內部激辯，最終才換來面對面的協商。一九七一年夏，尼克森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密訪北京，隨後又在秋天公開訪問中國，為尼克森本人的來訪鋪下坦途。季辛吉與中國國務總理周恩來暢談宏大策略，並針對阻擋兩國友好的議題交換意見。季辛吉與周恩來還觸及尼克森造訪的細節。是美國總統主動懇請訪問中國，還是中國人對他發出邀請？這類問題在國際關係上至關重大，特別是當雙方都認為這問題非同小可時。

中國領導階層殫精竭力要讓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這時卻驚覺世界無出其右的資本主義國家

領導人即將到訪。至於美國方面，其領導階層也冒著國內保守陣營口誅筆伐，以及可能慘遭中國羞辱的風險。雙方均認為自己在進行一場豪賭。對任何一方來說，新關係勢必扭轉國際格局的均勢狀態，而且局勢若進展順利，將帶來偌大利益。就美國而論，一個友善的中國能對負隅頑抗的北越產生壓力，逼使北越出面協商，以終結越戰。對中國而言，這樣的關係有助於取得先進技術和必要的戰略資訊。就兩國而論，彼此皆可利用對方來反制潛在的敵人，以中國為例，這主要指的是日本和蘇聯，對美國而言，最大的威脅莫過於蘇聯。

歷經水門事件醜聞之後長期沉寂、走到人生晚暮的尼克森，依然堅稱開啓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大門，乃是他從事公職生涯以來的巔峰創舉。尼克森認為，中美關係的改善不僅遏制蘇聯力量的擴張，同時還締造了亞洲、甚至全世界的穩定與和平。當尼克森即將離開上海、結束他開創時局的旅程，曾意氣風發地舉杯敬酒：「我們在這裡一週，這是改變世界的一週。」¹或許有人不表苟同，認為此言太過誇大其辭。尼克森與毛澤東在書齋裡的椅套與痰盂之間暢所欲言、今已冰消瓦解的冷戰曾上演勢力重組、美國與中國終於開始進行貿易往來及人員交流，難道真能左右當今的世界局勢？

這當然對世界局勢有影響。我們關切民主自由的價值觀與宗教基本教義主義之間的潛藏矛盾，就如同我們必須關切恐怖主義。我們凝視著中東地區的風雲詭譎。然而，我們千萬不能忽略亞洲的存在。亞洲地區人口龐大、坐擁鉅額財富，還有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成長，它可望成為未來的新大陸。如今無論是科技的先鋒，或者發展與權力的重心，都日漸向東方傾斜。亞洲將再度躍升為世界的心。除非太平洋兩大強權的美國和中國，一個是當今之世的超級強權，一個或許是未來的明日之星，

能攜手尋找出和平共處的良策，否則亞洲，乃至於全世界，將永無寧日。爲理解中美關係的發展，我們必須回望一九七二年，追溯中美開啓關係新頁的關鍵時刻。

第一章 啓程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四，尼克森總統伉儷來到白宮南側的草坪，有架直升機正在準備待命。一小群人前來爲尼克森伉儷的中國行的首段航程餞別，其中包括副總統安格紐（Spiro Agnew）夫婦，民主、共和兩黨的國會議員，尼克森的一雙女兒崔西雅（Tricia）、茱麗（Julie）。美國的廣播與電視直播這簡短的送行儀式。尼克森發表簡單演說，表示他即將展開一趟「和平之旅」。不過也附帶補充，自己不奢望在「預定逗留一週的會談裡，一次化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之間存在二十年的敵意」。即便如此，尼克森還是不自覺地流露樂觀情緒：「如果我期待能爲這趟行程留下一個注腳，那我願引述我國首批登月的太空人在月球留下的碑文：『我們是爲全體人類的和平而來。』」，這是典型的尼克森風格，兼具樂觀語調和浮誇言辭。

在安德魯空軍基地機內的尼克森隨行人員，包括國務卿威廉·羅杰斯（William Rogers）、國家

安全顧問季辛吉等，正透過電視觀看送行儀式。季辛吉的年輕幕僚溫斯頓·羅德（Winston Lord）按耐不住地開玩笑說，如果這時飛機爆炸，他們將會親眼目睹自己被炸到半空中去。在尼克森登機的當下，守候在一旁的其中一名記者，把一本印有中央情報局標誌的中國地圖集交給他。尼克森一邊走上空軍一號，一邊以極戲謔的口吻對媒體說：「你覺得他們會讓我帶這東西入境嗎？」尼克森以直言無諱、不改其志的反共立場而聲名大噪，這時的他卻即將扭轉美國二十年來的外交政策，飛往北京，深入中國共產主義的權力中樞。隨著飛機升空，尼克森在回憶錄裡說，他自覺像個探險家：「我們正在從事一趟哲學發現之旅，這趟旅程猶如古老時代的地理大發現，前途未卜，亦堪稱冒險患難。」²

尼克森正從事一場豪賭，關於此行的結果，他只能期待國內的保守派不會大肆詬病，自由派則不至太失望。收到期待他大功告成的祝賀及誠摯關懷，尼克森滿心開懷，不過也有點擔憂。「我對季辛吉說，我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人普遍感到無助，近乎天真地想要爭取和平，甚至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季辛吉一如往常要尼克森寬心。美國民眾因為他的大膽創舉而興奮不已。³

尼克森也不確定中國方面能否克服幾十年來對美國的深刻敵意，讓他的中國行功德圓滿。儘管此行的每個細節都會與中國磋商，但直到臨行那一刻，尼克森還是不確定他能否見到毛澤東；這時的毛澤東雖幽居北京城內，不過仍大權獨攬。尼克森若未能與毛澤東見上一面就打道回府，那麼他的中國行將被視為是一種挫敗，令美國顏面掃地。

結束中國行後，尼克森的人馬總是堅稱他們對尼、毛的會面本就信心滿滿。羅德說道：「的確，我們打從心裡知道，毛澤東一定會與尼克森見面的。」其實中國方面給美國的僅是閃爍其辭的保證，而不是鑿鑿的承諾。羅德回顧說：「我們知道，我們只是單方面發表聲明尼克森當然會與毛澤東見

面。我們說，我們想知道尼克森何時能與毛澤東會面，不過我們知道這場會面勢在必行。會面不成是很難以想像的情況。」⁴

尼克森之所以願意下注，是因為他覺得這對美國至關重要。無論是青年從軍為消磨時間而玩撲克牌（他還贏了不少錢），或者日後踏入政壇，尼克森向來就不怕冒險。他歷經漫長且經常顛簸的邁向總統之路，不是只為了做一個看守者。況且這時的美國也需要好消息。越戰讓美國損失慘重，虛耗生命、金錢、聲譽，撕裂美國內部團結，同時賠上美國的海外影響力和威望。無力結束越戰，更別提打贏越戰，導致美國國力的衰頹。不過這也只是箇中原委之一：美國自二戰結束後迄至一九六〇年代初的軍事和經濟霸權，其實已難以為繼了。

美國成就其世界霸權地位或可謂時勢所趨。一九四五年之時，世界其他強權不是戰敗，就是如同英國一般，雖贏得戰爭但亦已滿目瘡痍，於國際政治不再舉足輕重。蘇聯雖擁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力量，一九四五年即能自製原子彈，但也難以從希特勒的入侵和戰爭的駭人損傷中復甦。儘管如此，時序進入一九六〇年代末，西歐諸國和日本已然恢復元氣。蘇聯雖在經濟方面尚難與美國分庭抗禮，但亦傾全國之力整備軍武。新近獨立的國家，諸如印度，在國際政治上動見觀瞻。中國的潛力則尚有待觀察；中國共產黨雖一統中國，但毛澤東的政策每每把這個國家帶往國窮民困和分崩離析的方向。不過，儘管如此，試圖擺脫西方帝國宰制以自我解放的第三世界國家，還是師法中國革命，從中汲取靈感。

經歷一九六〇年總統大選敗於約翰·甘迺迪之手，以及一九六二年加州州長選戰那更為難堪的挫敗之後，整個一九六〇年代，尼克森都在耕耘他不被外界看好的政治生涯。尼克森持續在他最鍾愛

的公共政策領域，即外交關係，構思新見解。一九六七年夏，尼克森受邀前往加州，於波希米亞林園（Bohemian Grove）發表「湖濱演說」（Lakeside Speech），這類機構大概也只能在北美地區生存。顯貴之人在精心雕琢的田園奢華環境裡，享受文藝和質樸的冥思生活。尼克森日後表示，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次演講——「是我邁向總統之路的第一個里程碑」。在後來以「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聞名的理論中，尼克森論稱，美國已沒有餘力再為其他國家打仗了。美國雖應繼續伸出援手，但美國的盟邦也必須設法自力更生。但另一方面，世界局勢的發展也有鼓舞人心的跡象。蘇聯雖不遺餘力想要赤化世界，但卻不想與美國展開大戰。再者，共產主義陣營的銅牆鐵壁已開始鬆動，中國與蘇聯出現嫌隙。尼克森日後終於見到周恩來時，他告訴周恩來，在一九六〇年代離開公職崗位周遊各國時，他就有了這番體悟。⁵

外界，特別是尼克森的支持者，總認為尼克森是二十世紀後期唯一能夠趁共產陣營分裂而坐收漁利，並突破中美僵化關係的美國總統。這時，英雄與時勢相得益彰。尼克森曾告訴訪問者，要辨識一個領導人，「就看他是否能夠輕輕觸動歷史巨輪」。美國拒絕與亞洲強權、一個世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交往，是沒有道理的。誠如一九六七年，尼克森在美國首屈一指的外交政策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所述：「展望未來，我們不能再讓中國永遠孤立於國際大家庭之外，讓中國活在自己的幻想裡，滋生恨意，威脅鄰邦。」在一個頗具啟發性的比較中，尼克森表示與中國交往就好比同美國貧民區的黑人打交道，「必須壓制兩者潛藏的毀滅性力量，將其不法的元素導向合法的正途；並開啓對話的管道。」短期來說，仍必須遏制中國；但長期而論，還是應該把中國拉回到國際大家庭。尼克森的文章並未流露任何對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也沒有妄想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能在一夕之間不變。直

到當上總統後，尼克森的想法才漸趨樂觀。在總統大選期間，尼克森反覆提醒放任中國自絕於國際體系之外的危險。他甚至在一九六九年元月的就職演講中迂迴地說：「我們追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即觀念的開放、商品和人員交流的開放，在這樣的世界裡，無論國家大小，沒有人應活在忿忿不平的孤立中。」⁶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美國與中國均瞭解世界局勢已不同於以往，而他們都需要新的朋友。尼克森多年後寫道：「對雙方而言，關係的改善乃是時勢所趨，與兩國由誰主政無關。」雖然中國的民意無力左右政局，美國的民意卻舉足輕重，大體而言，美國政治已不再像一九五〇年代那般，美國人民不再與中國共產主義勢如水火，引以為患。⁷

況且尼克森在國內已爭取到所需的政治資本。冷戰期間，美國與共產黨人的周旋爾虞我詐。二戰剛剛結束後，美國輿論並未馬上察覺來自蘇聯的威脅，然而一旦認知威脅的真實存在，美國人便認定共產黨人無所不能、陰魂不散，從理所當然的共產大本營蘇聯到歐洲、從亞洲到美國社會，處處都有共產黨人的蹤影。尼克森就是透過訴諸恐共心理而登上總統大位的，無論美國人對共產黨的那些恐懼有多麼不切實際。自從在加州政壇啼聲初試，於一九四六年與民主黨的自由派人士傑瑞·沃里斯（Jerry Voorhis）競逐眾議院席次，尼克森便嚴詞貶抑角逐者對共產主義的立場太過軟弱。尼克森的競選造勢充斥著含沙射影的中傷，以及建立在未經證實數據、消息之上的無的放矢，外界因此給了他一個「狡猾的狄克」（Tricky Dick）的封號，但這樣的競選策略每每奏效。美國人聽信他叮囑再三的嚴詞示警，相信共產主義虎視眈眈對美國與美國社會的威脅。美國人看尼克森立場強硬的對待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人，無論是在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彼此自吹自擂，或者在委內瑞拉挺身對抗